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大學解義　御製四書解義序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

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
天德王道之全脩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
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
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
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
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
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
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

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
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
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
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
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
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
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日講四書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等謹

題為進

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法從日侍

經帷伏覩

皇上

聖躬親講典學彌勤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於

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

寒暑而罔間積月日以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

覽年終彙
呈盡在
御前時厪
睿照迴者
親降綸音爰令校刻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真足超軼往古 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助
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師儒之參
稽互訂著在簡編嘗慕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

信節愛願學朱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
致斯世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為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効編摩復加删
潤校鋟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常乗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懐千聖之道如晤羮墻

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
勝區區之意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藴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講章着雷覽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分撰官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格爾古德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沈　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　英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阿哈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王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多奇

翰林院侍讀臣朱典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奉政大夫臣阿山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鄔黑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祖文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孟亮揆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儒林郎臣顧汧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沈上墉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王尹方

翰林院編修臣彭會淇

翰林院編修臣高裔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明輔

翰林院典簿臣穆惟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薩克薩里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那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珅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臣喀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璟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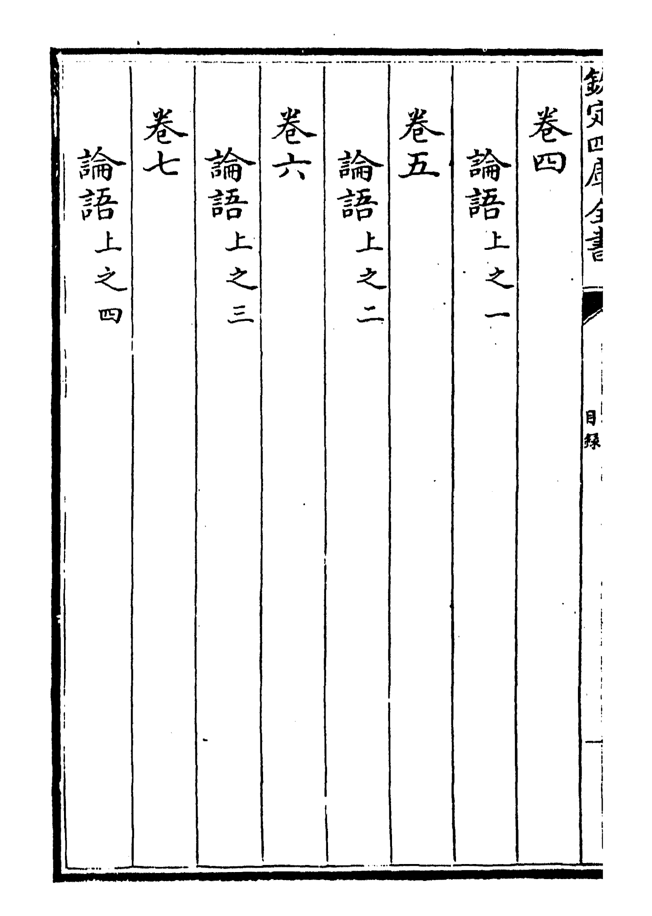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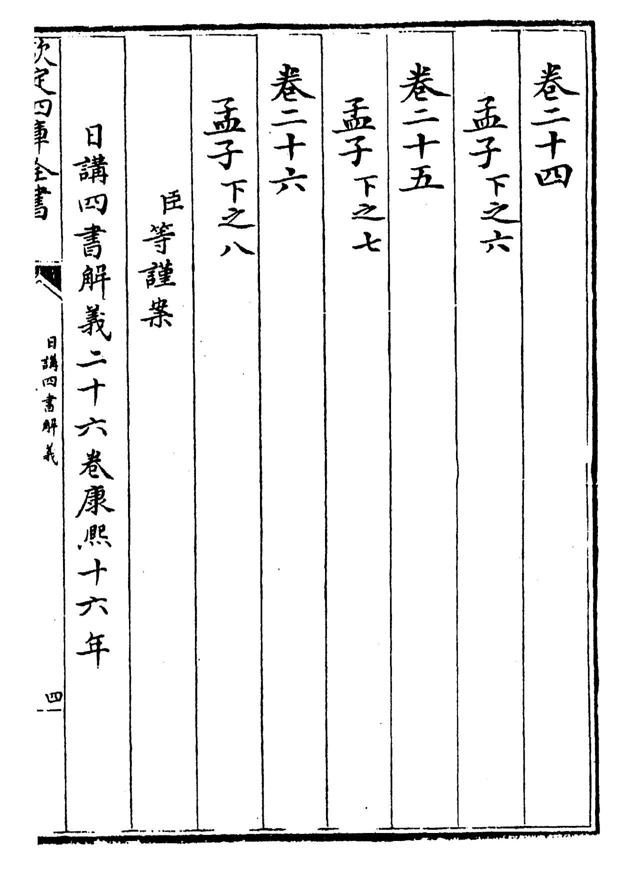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阿哈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黑色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密大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翰林院筆帖式臣藺起元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温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颺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臣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臣覺霍拓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日講四書解義目録　　四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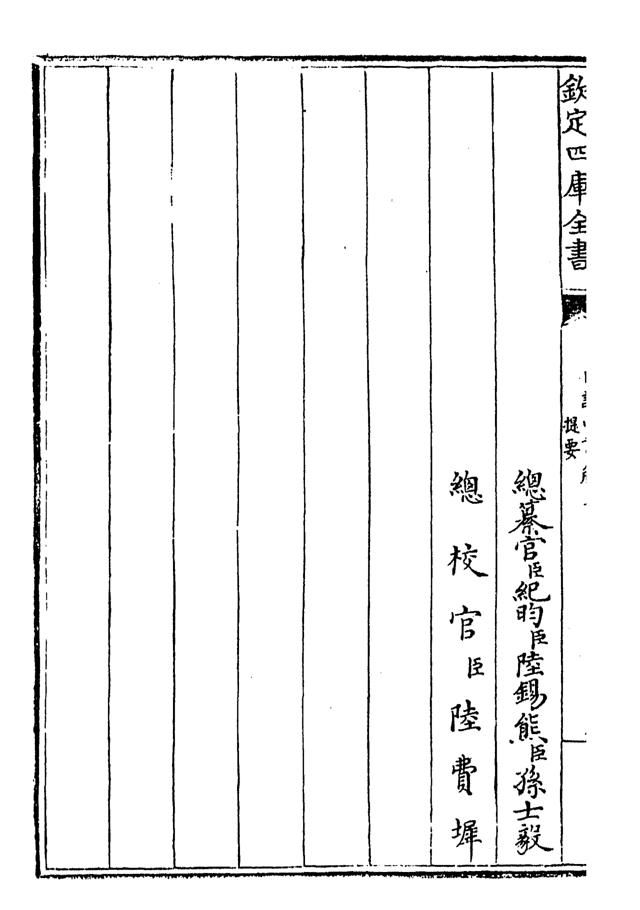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
國朝懸為程試之令甲家弦户誦以為習見無奇實
則内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
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遂衍其緒
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之政尊美屏惡之
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
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
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大旨灼

然可見益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
之業也我
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
經筵講義
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治之本詞近而
旨遠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益胥
肇于此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日講四書解義卷一

大學

大學一篇為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復分為十傳以解之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為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之要道謂之經文為大學一書之綱領而此一節書又經文之綱領也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為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

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全體方為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為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茍且自足不可半塗而止已德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

民之不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為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已治人之全功内聖外王之要道也葢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為綱領分為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為人君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為人所當止者能真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德新民之至善乃

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為要哉
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
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
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為入道之基
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
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

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為本而民為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為終而知為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為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為不遠矣大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

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而言其

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已之身喜怒好惡咸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

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脩其身而使無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偽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偽必先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

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見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逐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脩已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葢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後意

之所發不介於真偽之間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脩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踈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政教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觀於此而

古人之遹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頌堯曰欽明稱舜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為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為治之道與此更無二理誠為人君者所當究心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

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况為人君者為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若不能脩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

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教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為要務哉葢大人之學其功用極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一章葢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為經

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為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曰經文之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私欲之蔽焉此文王明明德之學也商

書伊尹告大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昭然付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成湯時存於心故常目見之而無一時之敢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賛堯之言曰德本大而人為私欲所累遂失其大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本然宏大之量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一毫之或虧焉此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安勉雖殊而明德則一由書言三聖人觀之言克明者盡明德之功也言

明命者遡明德之原也言峻德者極明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已德之意而凡為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洵為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為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為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做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大學以
新民為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為本成湯以為人之潔
清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
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汚而
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
又日新之精神更須振勵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

清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為新民之本也

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教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躍於為善此新民之事也

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以來開基已久文王能明德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雖舊而命維新也此自新新民之應也所以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疎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獲推之

格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為法哉此章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有天下者固不可無丕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即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葢物各有所當止而人尤不可不知所止詩經商頌玄鳥之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為百姓之所居止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為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之黄鳥棲止於山阜茂林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黄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為萬物之靈若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

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必推聖人詩經

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深遠之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由詩言推之人君之至善莫如仁文王之為人君也所存者仁心所行者仁政無一毫之不仁而為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之至善莫如敬文王之為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敬而為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之至善莫如孝文王之為人子也奉養之必親纘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為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之至善莫

如慈文王之為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毫之不慈而為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內外咸符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慎之心則凡事止至善

無難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為本明德以止至善為極是當以古

君子為法焉詩經衛風淇澳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菉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内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其瑟兮僩兮也形於外者宣著而不闇昧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

喧兮也此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行事既講習於已又討論於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已身心省察以防其慾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僩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内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

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葢武公盡學問自脩之功著恂慄威儀之驗所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為後世法者也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如此況有天下者能典學慎脩而德容表裏如一則四海之服教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不忘也詩之所謂不能忘者何哉葢前王新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其

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深仁厚澤淪肌洽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可為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明制度垂統緒厚風

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
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曾子曰大
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先後之序孔子有言曰人有
爭訟而吾聽斷之吾亦能及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

也必也使民遵禮守法自然無訟乃為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偽而後爭端以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偽之辭而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葢由於在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使之忸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顛倒是非以起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不

可即聽訟一事而知本末先後之序哉書經所謂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即無訟之意也然必有堯舜之德而後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與百姓相感化者捷於影響有天下國家者誠當以知本為要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葢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

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葢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為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脩齊治平俱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即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

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盡也所以大學教人用功之始即凡天下事物之理莫不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既久而一旦之間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物之內

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即人倫事物格其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正學之理别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而得失已分天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為善而行之不力明知其為不善而去之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其惡惡也則惡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去如惡

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欺慊之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故謂之獨然獨中一念之好惡其幾甚微而見諸行事被於四海昭然而不可掩沛然而不可收者皆由此一念之發所以君子兢兢業業將獨中之好惡慎加審察念念期於自慊而不使稍有自欺此誠

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聖賢教人必始於慎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為聖為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眞偽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宫晏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微而忽之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慎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閒居之時以為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善之事無所不為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慎而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為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但惜此心不用之

平居獨知之地而止發於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於外斷非揜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為戒必致慎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之當慎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為無人得見無人得

指便恣其所為無所顧忌不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蓋善惡雖見乎彰著之時而指視則存乎發念之始是幽獨之中昭昭難掩不其凛凛然嚴而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殆亦無容自恕矣若誠能慎獨夫豈無所徵驗乎嘗見家之富足者則居室華美必能潤屋人之有德者則誠中形外必然潤身葢有德者自

慊於心無愧無怍而廣大寬平其施於四體者自然
安舒自得不覺其睟面而盎背焉此德之潤身有必
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誠意而已倘
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又將何以潤身耶是
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葢誠意之
功乃正心脩身之關鍵家國天下之樞紐也意一誠
則心正身脩而齊治均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
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

狂皆自此一念為之慎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葢言身以心為主宰身之不脩

皆由於心之不正也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怒而有所忿懥則此心為忿懥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為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葢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

用而未嘗不正也但一有所則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而莫能自主故曰不得其正心不正而身豈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内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為牽引而去是心不在矣心既不在即尋常日用之間俱茫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蓋視聽與食身為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心一不在而一身之中即其至

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身之脩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以此也葢心本虛明而為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决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為出治之本則静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寛者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其身者葢言身為一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辟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

至於一偏而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間本宜親愛然恩意固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畀污之人雖當賤惡然懲創固所當嚴而棄絶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寛恕此賤惡之偏也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而過於恐懼尊禮而一於畀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情使憐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偏也

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為禮敖以成驕怠於為禮惰以成肆此敖惰之偏也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賤惡敖惰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於好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於惡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者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益鮮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

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肖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所種之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為害乎夫好惡一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皆為感化倫常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家在脩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者必先公其好惡身無偏蔽而後可此九族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葢言家為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教家而后國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為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教矣乃欲國中共相感化而能教

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教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教可成也所以然者葢以家國一理耳如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我事親之孝即為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我事兄之弟即為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撫愛畀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即為國人使衆之理所以使衆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

者君子亦脩身以教家耳然約之為風化之原而廣
之即訓行之準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
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強為而申明教成於國
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即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
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即以慈言之昔武王

作書以告康叔曰為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葢以赤子初生每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為母者以至誠眞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已心慊必子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遠矣葢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為女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至事君事長不又可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

可於此而信而其效益可見矣如人君自盡其孝慈之道以教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教家使一家兄友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讓之化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則一國之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起於一家而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此

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眞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遏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即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為人上者可不慎審其機而端立教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成教於國也

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

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

是以仁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

親相愛而從其仁桀紂亦夏商之一人也存心慘刻

行政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相

凌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為表率之原上行下效

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暴而所令者乃在

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
愚斷不可欺豈肯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所
以在上之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
勸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若己
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
身者先已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為善以去
惡決無是理也合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
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即在脩身以教家斷未有

舍齊家而別求所以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即驗之詩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

其葉蓁蓁言美盛也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無不相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為人君者若能脩身教家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恭於兄謂之宜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之意雖美諸侯之令德為人君者

若能脩身以教家能盡為兄為弟之道而無不宜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宜其兄弟焉如不能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曹風鳲鳩之詩有云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為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為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為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

不足為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教國即在齊家而民法即在足法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也然則欲治其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子曰聖

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葢言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凡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凡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

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之制器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葢一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下者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

以不忠事我亦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上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後之待乎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是葢以人比

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

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即是民之父母葢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葢以民心為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惡之竭力經營必為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即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寜不謂之民之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

此又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其上之石巖巖而特立今尹氏既為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葢言有國者既為民所瞻仰即當於幽獨之中時加謹慎事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自容無地而為天下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當殷先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而為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為監知峻大之天命不易保而常懔懔凛凛也詩人之意葢言上天之命去留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為人君者若能絜矩與民同其好惡以得衆心即民之父母故得

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即為天下僇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曰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愼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

不當慎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己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為絜矩之本也惟慎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衆心觀感皆歸誠向化而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既慎則能有之平天下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慎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為平天下之要務也曾子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為治平之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耳夫德既為本則在所當急財既為末則在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慎乎德也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為本之意曾子曰德本財末則

當先慎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不加謹慎反將財視為分内惟行聚斂彼在下之民見上之所為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爭奪為事則是在上者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葢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既聚歛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故為上者外本内末而聚財於上則民必離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也若内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

而民不聚者也且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出亦悖入也况財貨為民命之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也夫始焉財聚則民散究之民散而財亦不能聚是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慎德而以聚財為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即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

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留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此而失夫善者即能絜矩以散財而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即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畱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即考諸古人之言亦無不相合者昔楚書中王孫圉聘於晉晉大夫趙簡子以楚之白珩為寶幾何為問王孫圉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有德之善人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為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試再觀舅犯之言昔晉文公為公子時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之且勸

以興兵復國為晉君於是文公之舅子犯教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富貴為寶惟以仁愛乎親為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興兵爭國雖得國不足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内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況人主以天下為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為寶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先當擇相也曾子曰天下之安危係乎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視乎相臣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秦誓有曰相臣之任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

若有一个臣挺然獨立斷斷焉眞誠純一初别無技能但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寛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彦聖之德則眞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賛之詞此非虚慕延攬之名葢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矣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禄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

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之誠乏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媢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彦聖也則多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通達此其心私量狹實不能容受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為大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顛倒國紀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岌岌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平天下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

臣之心有公私即天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捺進退之
權而得好惡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公者以
戒之也曾子曰媢疾之人妨賢病國如此使人君或

為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
德之主至公無私深惡此媢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
之且迸逐之於邊遠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深惡
而痛絶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也葢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絶小人正所以安君子
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得其正此用舍之
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
能舉或舉之延緩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

不是慢明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能遠是以寛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遠皆絜矩而未能盡其道者也甚且有奸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好之忠良正直之人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菑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語好惡之正哉

葢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菑害以至可見人君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絶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

外求良由一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偽吾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充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蓋天人去留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湯

平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為平天下之本而君心
尤絜矩之本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
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舍此以為國但
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不以私意為聚斂之術
耳其道惟何財産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

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以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惰游禁而生之者衆矣官役廪祿皆百姓之脂膏公家之帑藏若冒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絶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失一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力南畝則出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為之者疾矣國家制用量入為出不量出為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

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為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强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於上而朘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財利害之迥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未有無財者也葢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是心報君之謂義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未有輕徭薄

賦上以愛惜黎元為念而下不知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以報効者也下不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義而於分所當為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不惜而況府庫之財君所積貯未有不為之防護保守而財不為吾有者也上一好仁而其效如此益仁者通天下為一身不問有無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即一身之滋榮上以此愛下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

彰明較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

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為大夫

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論雞豚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以用冰之家既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其賦稅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養畜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葢盜臣但能傷已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雖為有家者訓而實為有國者言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已以利

為利但當公利於民以義為利也且夫以利為利果真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為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棓克之害以為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為國家專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菑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即有善人君子極力挽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利未幾害即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為利而當以義為

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誠能慎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掾用舍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脩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日講四書解義卷一